

# 亡命客（上）

七月天，艳阳高照。立秋刚过，山区里似乎比平地要凉爽些，草木并未现秋色，今年的秋来得早。“吧勒勒！吧勒勒……”蹄声如雷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

“呜……”远处山林中，狼嗥声令人闻之心中发毛。

两匹健马从古道东面狂奔而来，向西急驰，灰黄色的尘埃，在马后袅袅翻腾。

近了，蹄声徐徐放缓，不久，马儿慢下来。两匹健马浑身枣红，十分雄健，并立而行，沿古径折向河湾。

蓦地，一声长啸响彻行云，直向九霄，如同九天龙吟。

啸声徐落，接着是穿云裂石的朗吟乍起：

“铁拳如电，剑上光寒，  
历剑海，闯刀山。  
叱咤风云兮，英雄气短；  
情真爱挚今，儿女情长。”

声落，另一个粗豪的嗓音接着唱：

“哪管他，落花似锦；  
不贪恋，江南好风光。  
功名富贵如朝露，  
妻财子禄似浮云。  
人海茫茫今，任我浮沉；  
江湖莽莽兮，唯我独尊。”

接着，是两人合唱，先前的豪情和满怀的情愫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淡淡的哀愁与感伤：

“海角天涯，梦魂飘泊。  
饱尝了人间辛酸冷暖。  
走遍了宇内万水千山。  
亡命人海兮，凄复悲；  
壮士一去兮几时回？”

歌声徐落，蹄声亦止，两匹健马不住摇头摆尾，前蹄不住轻踢浮土。

马上人是两个中年雄伟大汉，青巾包头，青布对襟的劲装，腰悬宝剑，臂上有百宝囊，鞍后有马包，一看便知是个江湖人。两个人勒住马，凝视着前面一座伸入江心的五六十丈飞崖，脸上涌起了肃穆的神色。隐隐的江水声从对崖奇峰绝壁折传而来，隆隆然如同天标轻雷。

右首大汉轻摇着马鞭，吸入一口气说：“前面就是虎岭，突出江心的飞崖，原称虎头峰，也叫虎头崖，正是武林亡命蔡文昌与君山白衣龙女的死所。瞧，虎头上不是有一座巨碑亭么？那就是他两人的衣冠冢和纪念碑，是江湖朋友为了纪念他两人而建立的招魂碑。”

左首大汉摇头苦笑，凄然道：“江湖奇人，永沉江底，哀哉！他在江湖横行，也替江湖留下了无数事迹，今后人怀念。唉！人生何其渺茫哪！大哥，那次你曾参与旁观，难道说，以天下黑白道无数水陆高手之众，竟然未能将

他俩的尸体捞起？”

大哥摇头苦笑道：“贤弟，你听听水声便知，上游是险滩，下面是黑龙潭。这处的奇峰险水依风水先生称作虎镇龙脉，土著们叫黑虎镇黑龙。黑龙潭水往内湾，吸力奇大，凶猛地冲击崖内壁，除了鱼，进去便踪影全无，谁敢到龙潭里救人？”

“尸体怎不见浮出？”

“夹在石缝内，怎能浮起？走吧！咱们去拜上一拜，聊致哀思。”

两匹马向前驰去，不久便到了山下。这是一座象一头踞虎的山峰，方圆约有十里左右，虎头从东北伸至江边，虎尾不太峻陡，人马皆可攀上。古道到了山下，向右一折，绕东北越过虎尾，方转向西北行。

绕至山东北，有一条小径岔出，直到山顶，这是至招魂碑的小路。自从招魂碑落成之后，这条山径并不显得荒凉。

马儿冲上山坡，向上奔驰。山脊全是古老的森林，延伸至虎头附近。

两匹马在丛林中缓行，后面突传来暴风雨似的杂鸥声，有十余匹骏马，从后面飞来。

“咦！谁敢如此无礼，在招魂碑附近狂驰？”大哥讶然，扭头回望。

弟弟淡淡一笑，接口道：“不许在招魂碑附近驰马，并非架忌，这只是江湖朋友为了尊敬蔡文昌而自行约束自己的想法，并未公诸天下列为江湖禁忌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再说，蔡文昌的仇家，多至不可胜数，这些人自不会受约束，这不足为奇。”

树林将尽，后面十二匹骏马已经到了，两人扭头一看，脸色大变，火速勒马退至路旁，满脸惊疑地目送十二匹马冲前超过，呆在那象两个呆子。

十二匹马中，先前的骑士，剑眉虎目，三络黑髯拂胸，宽鼻广额，脸色如古铜，不怒而威。看年纪，约有五十左右，身材魁健。内穿黑绿如意领劲装，外罩同色同质罩袍，人才一表。

后两骑是女人，右一人是半老徐娘，瓜子脸，眉目如画，美艳高贵的风华与名门淑女的气质，令人不敢有非份之想，假使不是她眼角隐现笑纹，决难相信她会半老徐娘的人。

左一人，好美，是个姑娘，看去年岁只有十七、八，美的令人窒息，也令人心跳。脸蛋与前一个女人有八分相象，五官象是上苍着意安排，任何一部分加以改变，便不会有此完美的轮廓。可惜，她的脸白得令人惋惜，白多黑少的大眼也缺少神韵，定然是大病初愈的病美人。姑娘显得清高却又隐含薄愁。她是一身白，白的耀目。披风内的胴体，该凸的凸，该细的细，增一份嫌胖，减一分又嫌瘦了，恰到好处。

其他九人，清一色黑衣劲装，虎背熊腰，个儿大，拳头也大，胳膊够粗，鞍旁都挂着杀人家伙。

两人直待十二骑远出十丈外，大哥方神魂入窍地说，“不！不！委实令人难信，令人难信。”

“大哥，这些人是何来路？如何令人难信？”

“天！那是洞庭君山四海神龙夏承光，那白衣美女正是白衣龙女夏苑君。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”大哥瞠目结舌地低头叫，死盯着远去的人马。

“大哥，真是白衣龙女？不会的，也许是她的妹妹哩。”

“四海神龙只有一个女儿，也只有一个儿子，江湖朋友无人不晓，怎会多出一个女儿？走！倒要瞧个水落石出。”

临江崖顶上，一座碑亭，高有三丈，四周各宽三丈，石柱粗可合抱，工程相当浩大。亭中的方型巨牌，高有两丈，碑座是三级方基，全是大青石精工雕成。亭外，有两侧亭廊，设有石凳、石几、石栏，亭前有祭台，一双三人合抱大的石鼎有袅袅轻烟上升。

这儿是怪石丛生的崖顶，江风呼啸，水声如雷。山顶广约里许，间有一些小松树从石缝中拔起，剩下便是乱石荒草和藤萝蔓生其间。

山崖伸出江心，碑亭便建在近崖缘丈余处，面北背南，南面之下是陡然下沉五六十丈的滚滚江流。

虎头峰的西北面，却是倾斜不大的山坡，不少羊群和牛放牧其间，原来这儿并非无人地带。

一群野孩子，正在碑亭围成一团，绕着倚在碑亭右面石柱上一个衣着褴褛，年约古稀的糟老头，嘻嘻哈哈闹成一团，听到了蹄声，全向这儿扭头注视。

十二匹骏马在祭台左右勒住，十二个人飞跃下马，四海神龙夫妇挽住爱女白衣龙女，迫不及待地冲入了碑亭。

同一瞬间，褴褛老人半闭着眼，向一群小猴子招手叫：“娃儿们，去！去！等会再来听老爹爹——道米，小心你们的牛羊掉下江心喂王八，去！去！”

小猴子们一哄而散，但有几个不走，坐在老人左右，好奇地打量着一群劲装男女。

巨型石碑上，正面刻了两行颜体大字：“蔡文昌。夏苑君。”并行之下是四个字“衣冠之冢”。

中间是三个大字：“招魂碑。”

落款是：“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夏四月丙午，江南同道敬立。”

碑后面，刻了密密麻麻的字，前一段，就是先前两个劲装大汉豪放高歌的词。

后一段写的是：“蔡君讳文昌，商州府龙驹寮蔡家庄人氏，生于大明亮靖十五年秋九月庚午日，死于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己亥，嘉年二十有一。蔡君幼失怙恃……”

后一段是有关白衣龙女夏苑君的书述，很简单。最后是书两人葬身虎头峰的经过，也语为不详。有关该事的始末，下文自有交待。

碑阴最后一角，刻了一段稍大的字：“亦正、亦邪、亦侠、亦盗。亡命天涯，游戏人间。是耶非耶？见仁见智。敌耶友耶？存乎其心。”

按碑文的口气，立碑的人全是江湖人，有些是天涯浪子的朋友，有些可能是他的仇人，反正人已死了，友情和仇恨都该一笔勾销！这些人在江湖的辈份，也不会太高。

四海神龙看到爱女的姓名，居然堂而皇之出现在招魂碑上，怎不起火？难怪他暴跳如雷。他气乎乎地在碑前一站，扭头向下面的人叫：“大管家，给我查，看是些甚么混帐东西立的碑。”

他的妻子却接口道：“承光，不可激动，先按下怒火，冷静些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这不是公然有意诅咒我们的孩子么？”四海神龙气冲斗牛地叫，长髯怒张，路两步逼近石碑，奇大巨灵之掌伸出袖口，大吼一声，向碑面劈去。

“且慢！爹。”白衣龙女急叫。

四海神龙巨掌斜带，百忙中撤回掌劲，一股罡风掠过碑顶，传出了气

流旋的轻啸，收掌扭头问：“孩子，怎么了？”

“女儿认为，这座招魂碑可以让它留着。”

“噢！为什么？”

“蔡文昌可能仍在人间，留着让他毁去才是。”

“怎么？你想他挨了你两剑，跌下黑龙潭能不死？”

“女儿也挨了他两剑，也跌下潭，并未死去。”

“那不同，你跌落在黑龙潭下游……”

“女儿在昏眩之际，分明是感到是被人从凶猛的旋涡中拖出来的，醒来时却睡在一条石缝中，睡穴被制，醒后的疲倦瞒不了女儿。群雄在崖顶观战，潭下人鱼难留，是谁将女儿救了点上睡穴塞入石缝的？除了他，没有别人。”白衣龙女娓娓道来，晶莹而嫌苍白的秀脸，染上了些少女红晕，无神的大眼中，似也泛出一些神采。

“孩子，你在说不可能的神话。”

白衣龙女的大眼中，突然挂下两行清泪，招手令亭下的大管家上阶，取过一些香烛，喃喃地跪下祭台，开始上香化纸，一面幽幽地说：“他临跌下飞崖时，确是说出了他的心声，他为何不早说？我等他的心里话等得太久了，他为何不早说？他去了，将痛苦留给我承担，我后悔，但悔已无及，这一生中，我将在痛苦中挣扎，直至我踏入坟墓的那一天。”她仰面向乃父苦笑：“爹，女儿没有勇气回想那天的后果，只好在具想中希望那不是真实的恶梦……”

“孩子，那是事实俱在。”

“女儿只好用幻想来安慰自己，自欺欺人，幻想着他仍然活在人间，活在女儿的祝福中。事实上，女儿坠崖被救，此中缘故确实费解，但愿女儿的幻想和推断是真的。爹，女儿的希望并未破灭……”

这时，两名在旁静待的大汉，正悄悄地赶开六名小娃娃，大哥伸手去推醒半倚在柱上的褴褛老头子。

四海神龙举手轻摇，说：“壮士，不必打扰他们，免得让人说咱们江湖人作威作福欺压村夫俗子。”

大哥缩回手，躬身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

四海神龙举步降阶，点头道：“两位尊姓大名，可肯见告？”

“晚辈南京赵文赵武。”大哥行礼答。南京就是南直。

“哦！原来是赵家沟赵家双侠昆仲，久仰久仰。两位是……”

“晚辈取道赴西安，顺道在招魂碑上香略表心意。”

他们在寒喧，白衣龙女却走向亭后崖缘。那儿，怪石凌乱，荒草没膝，江风呼啸，水声哗哗。站在崖上向下瞧，委实令人惊心动魄，胆小之人不要说向下瞧，既使走近崖缘也受不了。

久久，四海神龙一行十二人上马下山。赵家双侠也上香化纸，不住摇头，不等香烛烧尽，也上马走了。

亭柱上的褴褛老人，发出了鼾声，似乎他对世间物一无想念，毫不因世事而动容。

但在蹄声中，在众人上马放蹄的刹那间，他闭着的老眼眨动了两次，奇异的光芒乍现乍敛。

蹄声已杳，老人仍在沉睡。一群娃儿童新聚集，在老人左右围坐了，一个年约十二岁的大猴子，一把揪住老人的胸前衣襟，摇晃着叫：“喂，老

爷子，醒醒，醒……”

老人吁出一口长气，张开眼懒洋洋地叫：“别吵别吵，小猴子们，去！去！老爷子要困觉。”

“不行你得将咱们文昌哥的故事说来听听。”

老人挥手，仍懒洋洋地说：“怎么？你们的文哥生在这儿，死在这儿，你们难道没有听过你们的叔叔伯伯提起过？问我，笑话。”

小猴子撇撇嘴，哼了一声说：“我爹说，文哥是咱们村中的祸胎、败类、流氓、痞棍，不许提，不许问，谁要问，哼！叭哒！”说到“叭哒”，挥手做出掏耳光的手势，

老人笑道，笑得有点象哭，说：“既然是祸胎、败类、流氓、痞棍，你们问来干吗？”

“但却有人替文昌哥花银子起招魂碑，从此龙驹寨神气多了。瞧，每天都有人千里迢迢前来上供上香，我才不信文昌哥是个坏坯子。”

老人挣扎起上身坐好，含笑拍拍小猴子的一头乱发，说：“不错，文昌哥确是个坏坯子。”

“我说不是。”小昌子横蛮地叫。

老人取过身旁的酒葫芦，灌了两口酒，笑道：“你们都要听文昌哥的故事？”

“听。”

“要听。”有人响应。

“说啊！老爷子。”一群小猴子七嘴八舌起哄。

老人坐稳了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好，听着，每天太阳过顶，你们都到这儿来，老爷子说上一个时辰，要三五天方可说完。记住，千万不可回家告诉你们的父母叔伯，办得到？”

“办得到。”

“办得到。”小鬼们乱叫乱嚷。

老人的眼中，突然神光似电，向山下左右环视半晌，吸入一口气，脸上肌肉不住颤动，眼中的光芒不时在变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……”老人开始平静地往下说。

从湖广到陕西，以往必须先到河南南阳府，出伏牛山区走富水关入陕。八十年前，平定了荆里流民之乱，开设了郟阳府，打通了汉江山区，正式开放商旅行走，涵广入陕，便不需绕道河南，可溯汉江直上。

但要到陕西的首府西安府，走汉江反而远了，只需经河南淅川县，走荆子口入陕，或者走丹江由水路上行，到西安府近多了。

从南阳府入陕的古道，在富水关入陕，经商南、武关、龙驹寨驿，直达商州。商州往西安府，这一带山区全是往西安府的辖地。

这一带山区，从前本是禁地，开放之后，逐渐繁华起来，这些年来，这条古道成了最重要的通道，商旅络绎于途，比潼关大道差不了多少。

古道经过武关，便向西移，九十里到第一大驿站龙驹寨驿站，在距驿站四十余里，便和丹江会合并行，时合时分。所以走丹江水路，是不经过武关的。

丹江在这一段流域中，十分险峻，水流湍急，穿过无数山峡，流过无数险滩，所以江中只可通航五石以下的板船，用处不大。

距龙驹寨约廿余里，有两座险滩，叫影石滩，下面叫小影石滩。影石

滩上游十余里，便是不着名的虎头峰黑龙潭。

虎岭的西面三两里地，有座小山村，叫蔡家庄，庄中约有百十户人家，全姓蔡，从蔡家庄到龙驹寨，不足二十里。

蔡家庄据说是从河南迁来的，确否，得查查族谱；反正无关宏旨，不查也罢。

待将岁月拉回二十年，那是大明嘉靖十五年。

物腐而后虫生，无半点假。

朝内，皇帝老爷崇信道教，老道邵元谷封致一真人，无所不为，替皇帝老爷下令搜寻天下间的灵芝奇药，闹得天下鸡飞狗跳。为了皇帝老爷长生不老，用人参喂羊，再杀羊喂狗，杀狗炼药给皇帝吃以补元精，真是荒唐至极！

朝中的官，当政者是严嵩，此乃是明朗的大奸臣，不言都知。

而边疆呢？不得了。边疆东南，倭寇如火如荼，闹得民不聊生，流离失所。

满人又向关内进攻、进攻、又进攻；烽火万里，血流成河。

而皇帝老爷却天天修长生，屠杀那些劝他不要迷信的大臣。

大明皇朝摇摇欲坠，病入膏肓。

国内税重刑重，官吏们懒了，大家开只眼闭只眼，向老百姓伸手。

蔡家庄，十五年九月庚午日，有一个未来的亡命徒，哇哇落地。

那是蔡家庄庄主的二房兄弟蔡崇安的儿子，取名文昌。蔡家庄近四代的辈份，排行四字是“崇文尚武”，

“崇”字一代是“文”，小娃娃便叫“文昌”，叫起来省掉辈字，叫昌儿。另一个乳名取得好，叫小虎。

小虎子真糟，三岁之前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哇哇叫，蔡崇安只有这么一个命根，忧心如焚，怕小娃娃会变成哑巴，更怕是白虎星投胎。据传说，白虎星如果开了口，叫谁谁倒霉，被叫的人必死，平民百姓信鬼神，迷信太普遍了。

真巧，小娃娃满三岁后的第十三天，他叫了，不仅是叫妈妈，连爹也会叫了。

不到半月，龙驹瘟疫流行，东起河南南阳，西迄商州，死了好几百人，蔡家庄四五百人口中，象一阵阴风飘过，飘走了百余老小，崇安夫妇俩，也是百余名应劫中的人，双双撒手同赴九泉。

小虎自幼长得很象头乳虎，他安然度过了瘟疫期，日渐茁壮。

蔡家庄有些人，在瘟疫期中向外逃难，三年之后，返回的人不到逃出的三分之一。从此，蔡家庄中落了，北面离村稍稍远的田地，开始无人耕种，开始荒芜了。

蔡庄主身为一庄之主，他不能离开，苍天有眼，庄主夫妇和他的独子文华，居然平安地渡过了瘟疫期。

在小文昌来说，不但不值得庆贺，却是他受苦受难的开始。蔡庄主夫妇俩不怨天，却怨小虎子为村人带来了灾祸，白虎星开口，不但叫死了爹娘，更克死了庄中百数十条生命，替全庄带来了空前的灾难，好家伙，这还了得？

小虎子家中的田没人耕，屋子没人住，他只好跟着大伯度日，哪还会有好日子过？

不止此也，庄中其他的老小，在庄主夫妇说出小虎子是白虎星时，头

脑简单的他们，竟然视小虎子如眼中钉。幸亏小虎子还小，不然早被祠堂的主事父老下令活埋了。

小虎子就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，在仇恨中生长。

六岁时，他开始替大伯放牛，牛比他高了两倍。

八岁，他下田割麦子，令他痛苦难当。

残羹冷饭，令他骨瘦如柴，但骨骼却是超人的结实精刃，无病无痛。大棍子挨，大耳光掴，他不在乎。

在庄中年轻的一代来说，在庄内，父老们禁止小孩和他玩耍，但到了山野中，尤其是虎岭，娃儿们却没有任何仇视的因素存在，和小虎子玩得很来劲；因为小虎子鬼怪多，胆子大，水里火里他敢去，逮鸟摸狗他有极高的天才，了不起，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领袖。

他就在这种畸形的生存空间里生存，长大。

村西，有一座不太高的山坡，坡的那一边，是影石村，村中有百十户人家，共有三姓，张、王、贾，村主姓张，名良佐，影石村的三姓，据说也是从河南边来的，但比蔡家庄早了二三十年，所以西面直至龙驹寨一带的肥田，全是影石村的。

张良佐在龙驹寨，开了一家铁铺，一家油行和一家磨坊，算起来他是半农半商，不许穿绸着缎，但张村主不管这一套，照穿不误，山高皇帝远，官府也懒得管闲事，何必自找麻烦？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影石村设了一家夫子店，教野猴子们读书，学生是十三岁以下的娃娃，大孩则到商州考学堂，考不取再回采请家庭教师补，或者干脆下田弄庄稼。

小学塾中，老夫子是外地人，据说是来自开封府的落魄穷儒，肚子里的墨水倒装了不少。姓商，名岚，人生得修长而文弱，还有点老花眼，花甲年纪，有老花眼不算稀奇。这位夫子修养好，见人笑眯眯，大得村人好感，谁也不再去查夫子的三代履历。

影石村上次也死了不少人，但张村长不怨天也不尤人，他努力使村子康复，出钱出力重整家园，学塾不仅未关闭，更增设了一间武馆，用重金到少林聘请了两位有道的高僧，安置在村中的宏济寺中，宏济寺便成了武馆的馆址，与学堂的学塾近在毗邻。

影石村与蔡家庄，数十年乡邻感情相处得不错，影石村欣欣向荣，蔡家庄却在没落中，请不起教书夫子，也不想请，便与张村长情商，让村中小猴子们沾沾光，学上两箩筐大字。

张村长也慷慨，没话说，义不容辞，相距一道山坡，不到两里地，人不亲土亲，就答应了。

从此，蔡家庄的小猴子们，一早便越坡到影石村，午间返回，下午不必前往，也用不着补习。

小虎子是唯一被摒弃在学塾外的人，他开始感到孤单。八岁，正是黄金的童年，但他已经丧失了童真，比任何小孩都早熟。在苦难中长大，早熟似乎是理所当然。

他身材高，但嫌瘦了些，看去不够健康，但骨骼却比任何十来岁的小孩结实。村中的人，据说从未看过他的脸上的笑容，那么阴冰怨毒而倔强无比眼神，却引起了村中父老的反感。

人是奇怪的动物，看不顺眼的东西，愈看愈不顺眼，他就是村中看不顺眼的东西。反之，他同样看这些不友好的父老不顺眼，在他的小心灵中，

无法了解他为何得不到村中人的爱护和同情？久而久之，即使有人给他爱护和同情，他也不再需要了，也不屑要了，他将心灵紧藏在自己的禁园中，不再接受任何人的爱护和同情。

秋天到了，草木开始凋零，早上的浓霜，对有衣裳穿的人来说，小意思，但他只有一条破单衣，这滋味不好受。一早，长工老赵便到了西院破败的厢房外，披着老棉袄，口呵着白雾，将房门拍得山响，一面叫：“小懒虫，还不起来？找打么？快！到南仓上麦子。”

长工老赵，是龙驹寨驿的流浪汉，每年冬初麦子下种前受雇主摆布，夏末秋初麦子收回成后回龙驹寨小住十天半月然后回村，在蔡家村已干了四年，这家伙不是好东西，反正主人不把文昌当人，他一个长工使用不着客气，对小文昌也够火辣。

小文昌不得不离开他的破格窝，披上他一年到头唯一的褐衫。他穿了两年，按理不会太破烂，但小孩子是布店的财神爷，衣衫破得特别快，他这件褐衫，破绽已占了整件衣衫的三分之一。

拉开房门，一阵寒风迎面扑到，他打了个寒战。房屋够大，住的人却少，东西两院没人住，西院的外厢两屋只住了他一个人，怎能不冷？

“赵叔，请先走一步，我就来。”他踏出房门说。

“天快亮了，快些儿。咦！！你小子怎不加衣？”

加衣？他身上一阵冷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高兴，你管什么闲事？”

老赵“哟”了一声，怪叫道：“你小子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……”

“你的好心留着，等会儿留来喂大黄。”大黄，是家中最好的猎狗，是小文昌最好的伴侣。

老赵受不了顶撞，迫近说：“小王八蛋，你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小文昌也火了，怒声叫。

老赵受不了，突然冲上一耳光抽出，一面叫：“你找死！”

“啪”一声，掴中小文昌的脑勺，不是掴不准，而是小文昌已同时展开反击，莽牛头全力前撞。

八岁的小娃娃和成年庄稼汉打架，后果闭着眼也可以想象得出结果。这一下把小文昌打得脑中轰轰作响，眼前发黑，跌倒在天井中，滚了两滚，老赵大笑道：“哈哈！你大概早上有点冷，要出一身汗……哎……哟！”

小文昌昏头转向，恰好手边有一块鹅卵石，他一把扣在手中，爬起来全力扔出。真妙，“拍”一声击中老赵的肚子，打得老赵鬼叫连天，弯下身子双手捧腹站不直腰了。

小文昌一不做二不休，也确实感到冷，需要活动活动筋骨，猛地冲到老赵身后，狠狠地照着老赵的屁股蛋，一脚踢出，扭头便跑。

老赵跌了个大马爬，爬起便追，穷叫嚷；“小兔蛋，抓住你剥你的皮。”

小文昌奔出左侧门，绕后院奔向南仓，后院与南仓之间，是马厩和柴房，他头脑昏沉，一面跑一面扭头向后瞧，没留意马厩旁转出他的大伯蔡崇明，两人都没带眼睛，“砰”一声撞个正着。

“哎……”崇明惊叫，向后倒，手中一桶井水打翻了，成了落汤鸡。

小文昌也向后倒，一看撞的是大伯，糟！这乱子闯大了，爬起来放腿狂奔。

不错，大冷的早晨，他跑得浑身发烧，额上见汗，果然身上温暖如春。

他不敢回家，一口气跑到虎岭之下。虎岭草木凋零，地面铺了一层浓

霜，他找到一个土洞，钻入洞中开始思索，他知道，如果回家，一顿毒打是决难避免的。他解开衣襟，身上出现了许多鞭痕，有红、有紫、有暗绿，新的旧的都有。他长吁了一口气，自语地道：“能拖就拖罢，晚上回去，反正棒是挨定了，何不在外面多玩一天？”

玩，天色破晓，寒气逼人，如何玩法，他缩在洞中，干脆放倒睡大头觉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牌正，肚中叽哩咕噜叫唱空城计，怎办？在北方，秋天山上吃的东西少，唯一的办法是到村里偷。

他向村中偷偷摸摸闪去，距村不远，就看到村中父老们满村转，去不得。但饥火中烧，委实难受，平时他偷鸡极有心得，一石子便解决问题，更有从鸡笼里偷鸡鸡不叫的天才，可是今天接近村子不易，天才无法发挥。

“饿一天怎受得了？不行！”他自语。

右方草地中，传来一声声羊叫，扭头一看，是另一房堂叔绵羊群，七八十的大家伙有百十头，还有象个大绒球般的羊羔子。

这位堂叔是他的死对头，平时专找他的麻烦，家里丢了两只鸡，必定赖在他的头上。其实他只偷了一只芦花子鸡，另一只可能是被黄鼠狼偷走了，但两只的帐，必定记在他的头上，可恼！

“羊我没偷过，试试看。”他想。

他借草掩身向羊群爬去，爬到羊群中，绵羊不怕人，何况他是小孩子，他揪住一条老绵羊重重的羊盖尾，老绵羊没理他，羊重有七十斤以上，比他还重，他苦笑道：“我多希望有一条老羊皮外袄啊！可惜我没有，尽管大伯养了两百多条羊，他自己的羔羊皮袍也穿不完。”

他顺手摸了摸走近他身畔的一头十来斤的羔羊，这头小羊羔多可爱啊！和善得令人亲切，一身又白又软的厚厚毛层很温暖。

他一把将羊盖按倒，低吼道：“我要吃了你，你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反抗？”

“咩咩！”小羊羔轻轻地叫，叫声似乎极亲密，四蹄轻踢，毫无力道。

他抓住羊腿将羊扔出丈外，懊丧地说：“见鬼！真他妈的是条绵羊，又软弱又可怜。”

本来就是绵羊，还用说？也许他天性中具有天生的反抗因素存在，却没有欺凌弱小的特质，无法对毫无反抗力的小羊羔下手，只好懊丧离开羊群。

“看来今天饿定了。”他自语，转向山下走。

走了不远，“唰”一声响，草丛钻出一只十来斤重的灰野兔，一蹦便跳出八尺外。

“好啊！你往哪儿跑？”他喜悦地叫，撒腿便追。

小孩子捉兔子，简直是在做梦，有些猎狗也不行。怪，他身材单瘦，看去不健康，但跑起来不但比大人快得多，普通的狗也会被他追及。也许他从小被打得多，对逃有丰富的经验。也许自小和猎犬大黄在一起追兔子，练得两条腿成了飞毛腿，总之，他对捉兔子极有信心。

追，一人一兔展开了生死存亡的竞争，追到了山脚上他草深了些，兔子行动愈来愈缓，追急了，便往一个死洞里钻。

小文昌一脸懊丧，兔子进了洞，狡兔三窟，绝了望。不死心，仔细在四周察看，再仔细看土洞的光景，脸上换了喜容，叫：“妙！是死洞，而且不深。”

他先用土块堵住洞口，找来两根木棍，解裤带绑住一端，成了一个木夹子，挡在洞口，再将干草往洞里塞，只留一个小洞口，口袋中掏出火石火刀和用木管子盛着火煤，一面打火一面说：“小太爷没有耐心等，且放火熏你。”

死洞中放火，白费劲，幸而上坡方向本有一个小孔透气，干草一燃，便往里面烧。躲在里面的野兔本来蜷伏着，被火烟一熏，想向透气孔窜，洞口却太小，熏急了，便挤命向外窜。

洞口只留下一个只可钻出脑袋的穴口，兔脑袋刚出穴，等在外面的小文昌眼明手快，双手分握两枝棍柄，全力一夹，恰好夹住兔脖子。

“哈哈！你没准备三窟，该死！”他叫。

十来斤的大野兔如果发威，猎狗也有点怕，嘴咬脚蹬十分厉害，挨上了准糟。但被棍子夹住却毫无办法，小文昌便将野兔拉出洞外，手上用了全劲，不片刻，兔子不再挣扎。他拖了野兔往河边走，在黑龙潭上游开始洗剥、生火。

他在家中吃不饱，人瘦食量大，也没有多少残羹冷饭可让他饱餐，偷鸡捉野物便是他的食物来源。他身上有小刀，一套生活用具。这套用具包括火刀、火石和盛火的煤木管。天！

他小小年纪，已经具备了自食其力的条件了，说起来便叫人心惊。

有救没救还是以后的事，反正必须活下去，一个肚皮经常闹饥荒的人，任何事都可以做出来的，能不饿肚子活下去就成，管他日后成王成寇。

这儿是丹江的上游，左侧是怪石丛生的虎岭虎头峰，峰下是暗流汹涌、水色碧蓝而带黑的黑龙潭。冬天快到了，江水流量不大，凶险的黑龙潭中表面看不见凶险，水位低落，隐隐可以看到崖下的怪石，在水下象潜隐水中的无数的奇形怪物，长长的水草在水下顺势摇摆。

如果用船放至崖下，便可发现水下暗流激扬，深不见底，处处有不测，凶险而阴深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。

秋冬水枯，黑龙潭表面看去平静，象一个温柔的小姑娘，水光山色集灵秀于一身。春末向夏天，乖乖！各处出势应集丹江，黑龙潭便成了一个泼妇，江水已万马奔腾之声冲向崖下，浊浪翻滚，水面出现了无数巨大的旋涡，船只或木排如不从潭外侧航行，稍一大意便被冲入潭中，撞上了崖壁就粉身碎骨，骨屑便被涡流吸下潭底，从下游三里地方冒出水面。这时的黑龙潭不可爱了，成了吞噬一切的凶猛孽龙。

虎头峰两侧水滨，古林蔽天，怪石摆布其中，荆棘藤萝密密麻麻，春天之际林木不见天日，阴森可怖，据说经常可以看见妖魅白日幻现，狐鼠横行，更有巨狼出没其中。所以不论白天黑夜春夏秋冬，这一带永远不会有人迹。蔡家村的牛羊牲口，在峰西北一面放牧，不敢靠近临江一带山崖的河滨。

可是这两年来，这儿竟出现人迹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年仅八岁的小文昌。

他在江滨架石生火，取木棍架起三叉，开始烤他的猎物。烤野兔不是一个时辰内可以办到的事，他让火自行燃烧，自己脱下衣裤光光条条地走向河滨。

早上气候冷，但午间的太阳却又暖洋洋，水虽奇冷彻入骨，他也不在乎。秋天的黑龙潭，是他今年新发现的玩乐处所，水势不急，他胆大地逐渐向潭中游，两月来，他一天比一天深入，已经摸清左右一方的水路和潭畔的崖石了。他会发奇想，认为在两年之内，他定可将黑龙潭摸清底细，他希望

看到潭底传说中的黑龙是啥玩意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他跳下冰凉的丹江江水中，在水中一阵翻腾，这时，他忘了一切，苦难的日子和所受的虐待，与这些年来近乎非人生活的种种不快往事和创伤。都远离了他充满怨恨的心灵。他感到，山也好，水也好，都比人可爱多了，至少山和水不会伤害他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体温逐渐下降，他感到有点寒冷，估计烤兔儿也该熟了，便爬上江岸穿衣，奔向烤兔的地方。蓦地他怔住了。

火堆余烬之旁，他的架上烤兔落在一个衣衫槛楼的老化子手中，十来斤的香喷喷的烤兔，已被吃掉一半了。

那是一个白头发乱糟糟，白虬须如同刺猬的老怪物，脸蛋象一团乱毛球里挤出来的猩猩形象，红褐色的皱脸皮粗糙已极，白眉毛象扫帚，狮子鼻，鲶鱼嘴，一双滚圆的大眼光芒闪闪，令人望之心悸。不但头脸象猩猩，身材也象猩猩，坐在石上象一座小山，肩阔腰圆，一双大手又圆又大，上身的土灰布直织补绽不少，下身的同质灯笼裤也补多处，但脚下的爬山虎快靴却是上好的鹿皮所造，这是唯一值钱的东西。

老怪人双手分抓住烤兔的一支前腿和一文后腿，仍在大口大口的猛啃，对走近的小文昌，似乎毫无所觉。

小文昌只感到怒火中烧，目中喷火，象一头被另一条恶狗抢去口中骨头的猛犬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咬牙切齿一步步逼近，怒极大叫道：“老家伙，你好不要脸。我流了半天汗，饿得头昏眼花，好不容易捉了一头野兔，你就坐享其成，活了一大把年纪，却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还给我。”

怪老人浑如未觉，口中兔骨头被咬得格格吱吱响。

小文昌愈看愈心痛，愈看愈火起，逼近至怪老人面前大叫道：“老杀才，还给我。”

怪老人似乎不闻不见，锐利而带黑黄色的牙齿，又撕下一条兔腿肉。

小文昌心中大急，看怪老人的馋，和他那头大的巨肚，吞下达头烤兔可能不会有问题，再让他咬几口，好的肉岂轮到他小文昌腹里，不顾厉害，便急冲而上。

不等他伸手去夺，怪老人的巨大脏手已经突然伸到，按住他的肩膀轻轻一推，“砰”一声响，他仰面朝天跌了个天昏地黑。怪老人仍似未见，仍然嚼他的烤兔。

他心有不甘，忍痛爬起再向前冲，口中发出一声兽性的咆哮，凶猛地扑上。

怪老人仍爱理不理他，沾有肉浆的手再次伸出。

岂知小文昌这次并非宜扑而上，距怪老人还有三四步，人突然扑倒，右脚凶猛地扫向仍有余烬的残火堆。

小文昌聪明绝顶，知道自己个儿小，无法和巨大的怪老人硬拚，人向前扑，突然扫出右脚“仆”一声响，残余的木材枝头被踢得倒向火堆，火堆的炭火飞溅，飞向坐在石上的怪老人。

怪！怪老人不知怎么一闪不见，等烟灰火星飞过时，怪老人仍坐在那儿纹丝不动，仍坐在那里嚼他的烤兔。

小文昌爬起一看，怎么？怪老人身上连一点灰都没沾上，邪门！

他毫不考虑的抓起一段尚留有炭灰的木柴，怒着冲上，向怪老人的脑袋全力劈去。

这次怪老人转过头来了，手一抄便抓住了木柴，脚一伸，使用小腿搁上了小文昌的左肩，向下一压。

小文昌只感到肩上象压了一座山，双腿支持不住，仰面坐倒，怪老人夺过木柴扔了，脚踏在小文昌的小腹上，怪眼一翻，叫：“噢！你这小娃娃凶着哩。怎么？你想打死我老人家？”

小文昌下身无法动弹，双手拼全力撑抬压在腹上的鹿皮靴，如同蜻蜓撼铁树，枉费心力，一面尖叫：“不要脸！你这老狗！我整天找不到食物，饿得受不了，好不容易捉到一只野兔，你却坐享其成，偌大年纪，你白活了。”

“你再胡说……”

“小太爷偏要说，你不要脸！你是老狗，你是……”

怪老人收脚，脚尖一挑，将小文昌挑得连滚一次转身，然后说：“小恶棍，你为何不回家找东西充饥？”

小文昌爬起揉了揉小腹，怨毒而凶狠地说：“小太爷如果有地方找食物，用得着累得要死捉野兔充饥？老不死，总有一天，小太爷要誓报此仇。”说完，扭头大踏步转身走了。

怪老人哈哈狂笑，然后嚼他的烤兔。

小文昌饿了一天，最后在二更天回到家中，他没有地方可去，不得不回家，年纪太小，他不知蔡家庄以外的天地是怎么回事，对祖宗的家法却十分清楚，任何人想离开村庄到外地闯荡，必须通过祠堂里管事叔伯们的金口。祠堂里的主事，事实上是庄主兼任，庄主也就等于全庄的行政长官。蔡家庄早年共有百余户，设有一个里长，里长也就代表了地方行政的首脑向知州衙门负责，人丁赋税等等全得过问，不用说，里长也就是村主，二而为一。庄中的十名甲首，自然都是庄中的老前辈。庄中人丁的移动，里长和甲首怎能不知？不但要向祠堂的祖宗牌位负责，也向知州衙门负责。那时，人口管制困难朗政败坏而管制得比从前松弛多了，但国法比不上家法严峻，一切大权渐渐落在祠堂的父老们身上，对族中的不孝子孙，可以暗地里处决，不久之后由里长详文上报，说是走失了三个人丁，官府也只派三两名兵吏前来查问，吃两顿酒菜便不了了之，最了不起也只出两份海捕文书或者存案了事。所以事实上的生杀大权，操在祠堂父老手中，平时，族中子弟兢兢业业，不敢胡来。小文昌对这些祖先遗留下来的家法深怀戒心，也不了解庄外的世界，无处可走，只好乖乖地回到大伯的家中准备挨棍子。

他料得十分准确，一顿皮鞭子，令他在床上躺了半个月，能起床时，已是九月下旬了，冬天来了。

这期间，麦种早已选好，专等下月初播种，所以也算得是农暇时节。

午后不久，影石村的私塾放了学，年已十岁年龄的蔡文华，正和一群庄中的堂兄弟从山坡上降下，奔向蔡家庄的庄门。山坡下，是一片已经整理好的田地，山坡上，生长着无数高仅丈余的酸枣树，叶已经落尽，枣枝上的尖刺在已有寒意的冷风中呼呼作啸。

小径通过枣林，二十余名娃娃呼啸着向下急奔，蔡文华在一群小娃娃中，年纪不算大，而且生得文静，但他是庄主的独生子，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群小娃娃的精神领袖。但他的话在一群小娃娃中，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，也就是说，他并未在人群中建立他的权威，个儿比他野的娃娃们，他是无法管束也管束不了的。

一群孩子将出枣林，远远地便看见小文昌带着大黄狗，赶着两匹雄壮

的健马往山坡的另一面溜缰。显然，蔡庄主定然是和大管家往龙驹寨刚回庄，马儿的鞍辔还未卸下呢！天！叫一个八岁幼童溜马，既爬不上鞍，也牵不住马，怎算得溜？也许马儿并非赶长途，根本用不着溜马，只是让他牵着而已。

小文昌自从堂兄弟们上学之后，逐渐和他们疏远了。他本来牵着马，看到堂兄弟们呼啸着而来，心想他们也许是要表示自己了不起，就突然将另一匹马的缰绳放开，猛地牵走另一匹，侧移十来步兜转马头，缰绳向后扔，抓住了踏蹬，人向上爬，居然让他爬上了雕鞍。

他坐稳了，神气地挺挺胸膛，扭头向奔来的孩子们傲然一笑，装腔作势地抖了抖缰绳。

最先奔来的一个大孩子站住了，怪声怪气地叫：“喝！小虎子叔，好神气。”

小文昌年纪小，辈份大，居然做了叔叔，而这位大侄子却叫他的乳名，不仅口吻不敬，也大逆不道。

小文昌却不管称呼对不对，淡淡一笑再抖了抖缰。这一抖抖坏了，马儿突然向前跃出丈外。

他的脚短，马背却太宽，坐在上面滑溜溜的根本就坐不稳也夹不稳，马儿向前冲跃，把他掀下马背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小虎子叔，再来一次精彩的。”一群孩子们又笑又叫，开心地笑。

只有一个人吃惊的奔到，那是另一房兄文魁，比文昌大四岁，奔到抛下书包，伸手扶起他关心地叫：“昌弟，伤了么？伤……”

“谢谢你，魁哥。”他摇摇头苦笑着答。

一群孩子围在四周哗笑，站在一旁的文华哼了一声，皱起眉心说：“小虎子，你活该。”

哼，你敢骑爹的马，好大的胆子，我回去告诉爹，拍你一顿皮鞭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”

小文昌正感到手脚疼痛，被这一番话激得火起，猛地站起来双手叉腰，阴森森地迫近冷笑道：“你可恶！除了告状，你还能做甚么？你……”

文华向后退，脸色泛青。论身材，他比小文昌矮，但结实得多，白净的脸蛋却表明是个娇生根养的哥儿。小文昌小他两岁，却高出一个头，看去瘦弱，其实结实而强刃。兄弟俩平时不对劲便拳脚相向；每次都是小文昌稳站上风，然后是文华哭啼啼回家告状，让小文昌挨鞭子。小文昌在近来极少和文华冲突，原因是文华是他的哥哥，另一是大伯的鞭子抽起来委实不好受。

可是今天他忍不下达口气，骑骑马儿有什么了不起？跌下马来令他心里冒火，这一来使他怒不可遏，逼上前便待动手。

文华知道小文昌拳头厉害，脸色泛青往后退。不等小文昌说完，他顶上一句：“我不和你动手脚；君子动口不动手，用不着和你这野蛮人……”

“扑”一声，小文昌的拳头答复他了，一拳头捣在他的右胸上，把他击倒在地。

“哇……爹爹……”他放声大哭，叫爹了。

文魁吃了一惊，想不到小文昌的拳头飞得这么快，想阻止已来不及了，赶忙枪进拦在中间叫：“昌弟，不可胡来，你怎能一言不合反动拳头？”

另一个和文华要好的堂兄突然冲出，叫：“野蛮！打倒他。”

这小子比小文昌高一个头，十分壮实，气势汹汹猛扑而上，双手一张，

抱住小文昌的腰身，将他抱起往侧摔。

小文昌不和他摔跤，左右双手来一记“双风贯耳”不是掌，而是拳，居然十分迅疾。

“哎……”叫声出，两人同时滚倒。

小文昌挣脱腰上的手，滚出一旁爬起站直，哼了一声，冲出人丛去牵他的马，一面儿叽咕：“一比一，你们算啥玩意？”

祠堂在全庄的中间，村庄占地甚广，百户人家的村落，在山区里已算得上大村了。四周有土筑的围墙，防止野兽和盗贼入侵。祠堂的西面不远处，是庄主的宅院，三进院，不华丽却甚扎实，后面有仓房和牲口栏。

小文昌牵着两着两匹马踏入院门，大黄汪汪两声吠叫，奔入院门越过晒麦场，奔上大厅门台阶，在一个身穿长夹袄，身材修长的中年人脚下跳跃。

中年人圆圆脸，看去一团和气，大眼睛，长眉，留了两须八字黑胡，背着手，不言不笑盯着牵马走近的小文昌，一面说：“挂上，我马上就得走。”

小文昌在左廊下面的挂马桩上挂好缰，心中忐忑，有点发慌，因为蔡庄主的这种脸色最讨厌，叫做笑里藏刀，是要揍人的先兆。

他挂好缰，扭头强抑着心头恐怖问：“伯父还有事吩咐么？”

“你过去。”

小文昌知道躲不掉，垂着头走近台阶下，抬头一看，阶上蔡庄主的左右，不知何时已多了五六名长工，死对头文华泪未干，躲在庄主的腿旁怒目往下瞧。

“昌儿，你把你哥哥无缘无故揍了一顿？”蔡庄主问。

小文昌知道分辩也是枉然，点头道：“昌儿揍了他一拳。”

“啪”一声，一根皮鞭丢在他脚下，蔡庄主的话阴沉沉地：“送上家法。”

皮鞭子是家法的代名词，小文昌咬紧牙关，拾起皮鞭跪下，双手举鞭高奉过顶，膝行上了台阶，直挺挺地跪在蔡庄主面前。

“你可知错？”蔡庄主沉声问，一面伸手去抓鞭柄。

“昌儿知错。”他木然地答。

“你，生得贱，一天不揍你，你便会造反……”

“叭”一声脆响，小文昌只感到背脊挨了一重击，象一条火鞭烙在背上，痛得他“哎”一声尖叫，上身一挺。跪不稳向侧一翻，滚下了台阶。

“上来！”族庄主的叱喝声震耳欲聋。

他咬紧牙关，不再叫痛，爬上台阶跪下，“叭叭叭”一声声暴响在他耳际回响，他不知道世间除了鞭子之外，还有些什么东西。

挨了十下，他蜷缩爬伏在地，怪！以下的九鞭，他竟未发出叫痛声，只有压抑性的呻吟。

蔡庄主的声音，他听来似乎来自天外：“鞭头出孝子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。你禀性凶暴，目无尊长，小小年纪竟用拳头对付你哥哥，日后还了得？我如果不教训你，将来定然成为为非作歹无法无天之徒。你爹妈死了，我有教养你的责任，如不将你教好，日后别人会骂我这个做大伯的未尽教养之责。好好记住，再欺负你哥哥，你将永远后悔。今晚不许你进食，让你牢记。”

蔡庄主说完，将鞭交与一名长工，和大管家步下台阶，上马走了。

所有的长工木无表情，十皮鞭小意思，但在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，确实太重了。

小文昌挣扎着爬起，抬头一看，文华正在不远处向他撇嘴皱鼻，状极

轻蔑而得意。

小文昌背上如被火烙，麻木不灵，看了文华的恶象，激起了他的豪气，猛地抹掉泪水，举起拳头向文华亮了亮，冲出两步，咬牙切齿。

“妈……”文华扭头便奔入厅门，向里面大叫。

小文昌扭头下了台阶，向外走，耳中听到一个长工吃吃笑，笑完说：“比起小虎子来，这娃娃真没出息，如果这十鞭抽的是他，日后他可能成大器，嘻嘻！”

小文昌心中一阵快意，英雄地挺了挺脊梁，走出了院门，只感到背上的鞭创痛楚愈来愈凶猛，疼痛难当，英雄无法再装，“扑”一声倒在院门左侧的槐树下，不住呻吟。

一只手扶起了他，文魁的声音在耳畔轻响：“昌弟，到我家去歇会儿，鞭伤是否破皮？你……”

小文昌挣扎着站稳了，强忍心头酸楚，说：“不要紧，魁哥，我受得了，谢谢你。”

在庄中，小兄弟们里，文魁和他的感情最好。文魁的家境并不十分富裕，人却善良，最看不惯荣庄主对付文昌的嘴脸。但他的父母却不愿他招惹被称为白虎星的小文昌，他所能付出的只有友爱和同情，却无法帮助小文昌。

小文昌知道文魁的父母对他不欢迎，甚至其他的叔伯们也对他厌恶，在村子里也呆不住，宁可到虎岭下无人敢去的僻野独自消磨时光。

他别了文魁，向虎岭走去。

这次，他没有力量找晚餐了。深秋的太阳在这一带山区里，温暖而略带凉意，再过两个时辰，便会冷得令人吸气啦！他背上热，心中却冰冷，他对这世界没有好感，不！他对庄中的人和事没有好感，他对世界还没认清，还谈不上好恶，他从未和村中以外的世界接触过。

谁说没接触过？半月前江畔的怪老人就不是村里的人，抢了他的烤野兔，凶恶的举动并不比庄主好多少。

想起了怪老人，他信步走向江畔，向他以前烤野兔的地方走去。

这一走，他的生命史中起了奇异的变化，冥冥中似有主宰，没有人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命运。一个人一念之间，可以被认为是向命运之神挑战，也可以说是向命运之神屈服投降，对茫茫的未来毫无所知。

也许是奇迹，也许是他胆大，总之，他对那凶恶的怪老人毫不害怕，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向河滨。

江风呼呼，凋林中枝梢乱舞，发出海涛般的啸声，令人心中泛起阵阵寒意。

穿过凋林，远远地，看到临江的一度巨石旁，怪老人的庞大身躯倚在石上，凝神注视着潺潺流水出神，听到了小文昌的脚步声，扭头瞥了一眼，重又注视着江心，一动也不动。

小文昌吃了一惊，半月不见，怪老人的脸色苍白得可怕，与前次大不相同，眼中的炯炯神光不见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失神的茫然与淡苍色。

他一步步走近，在怪老人身旁站住了。

久久，怪老人用苍老的嗓音说：“孩子，你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来了。”小文昌茫然答。

“你想报夺烤兔之仇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半月不见，你的脸色很不好，病了？”

“你的脸色更不好。”

怪老人扭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是个倔强而古怪的娃娃。”

“你也是个古怪的怪人。”

“你是前面前庄的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受了伤，气色太坏了。”

“上次回家，挨了一顿皮鞭，躺在床上半月，昨天起床干活，今天又挨了十鞭，气色哪能好？”

“噢！你爹揍你，你还是个小孩……”

“别提我爹，我如果有爹娘，谁敢揍我？”小文昌暴跳地叫，提起爹妈，他痛苦的心中发酸。

“哦！你爹妈……”

“死了！告诉你不要提。”

怪老人神色怅然，低下了头。小文昌吸入一口气，问：“你在这干什么？虎岭从没有人逗留，你……”

“你也不必问我。喂，你能潜下水中多深？”

“两丈。”

怪老人摇摇头，又问：“你村里的娃娃们，水性最好的能潜多深？”

“一丈左右。”

“噢！你是说，你的水性是村中最好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小文昌傲然地答。

“你敢在潭中游泳，敢不敢往下潜？”

“不敢。”

“村中的大人，有人敢潜么？”

“没有人敢到黑龙潭玩水，夏天飞来的水鸡子可以潜下潭底。”

怪老人长叹一声，自语道：“看来，我死定了。”

小文昌一惊，说：“废话，我从小受苦，在打骂饥寒中过日子，但从不想死，死多难受？你怎么想死？”

“娃娃，假使你能帮助我，也许我死不了。”

小文昌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小小年纪帮不了你。”

“你可以帮我，只怕没有天份。”

“甚么叫天份？告诉我，我只有这身破衣裤。”

“要多说你也不懂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在十天之内，由我教你一种在水中换气和忍受深水压力的功夫，你便可以潜入潭底，我便有救了。”

“呸！黑龙潭冬天也深不见底，鬼才敢往下潜，人不行。”

“所以我知道你不行，没有学功夫的天份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你敢跟我学潜深水的功夫？如果害怕，就免谈。”

小文昌哼了一声，挺了挺胸膛说：“我小虎子怕过什么来？你教吧。”

怪老人淡淡一笑，招手说：“好，你先在我身旁坐下，我传授你一种神奇的运气吐纳术！”

“甚么叫做运气吐纳术？”

“说来你也不懂，先别问，你只要照我的吩咐用心学就成，再问你也弄